

隨筆·觀察

# 國族復興運動在日本

● 陳宜中、蔡孟翰

「政冷經熱」是中日關係近年來的基本格局。雖然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但在政治上，雙方的緊張態勢卻日形嚴峻。從亞洲盃足球賽風波一直到最近的示威遊行，中國民間反日情緒的高漲已經有目共睹。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若非小泉純一郎三番兩次以官方身份參拜軍國主義意味濃厚、祀有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之靈的靖國神社，若非文部省一再審核通過企圖漂白侵華罪行的歷史教科書，若非從未深切反省戰爭責任的日本想要「入常」（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若非《美日安保條約》把台灣列為其「共同戰略目標」，若非日本政府擺出想要單方面探勘東海油田的姿態，中日關係又怎會沉淪至此？隱藏在中國民眾內心的一種「討回公道」的動機，其實並不難理解。

然而，仇恨只會助長仇恨，國族主義只會助長國族主義，這是顛撲不破的歷史定律。把「日本」和「日本人」當成一塊鐵板來反，效果上只會把一般日本民眾推向日本右翼鷹派的懷抱，只會讓他們愈來愈敵視中國、依

賴美帝，也只會讓「中國威脅論」愈來愈有國際市場。

中日關係的逐漸惡化，可以說是日本右翼鷹派的國族復興運動和中國的新興國族主義交互激盪下的結果。日本右翼鷹派為何不斷扭曲歷史？其國族復興運動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目的何在？美國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中日人民又該如何達成歷史性的和解？本文將嘗試初步釐清這些問題。

## 日本右翼鷹派的 國族復興之路

二戰末期，美國幾乎已經勝券在握，卻對東京進行大規模轟炸，並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造成數十萬日本平民死亡。時至今日，在一般美國人的歷史記憶之中，那兩顆原子彈仍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當然報應，是日本和日本人咎由自取，而不該指望美國認錯道歉。雖然美國政府曾向二戰期間被關進大牢裏的日裔美國公民表達歉意，卻從未對濫炸東京、廣島和長崎說過一句抱歉。在不

少日本人的眼中，這無疑是一種成王敗寇的「勝利者正義」。

但與此同時，許多日本政治領袖卻又認為：既然日軍並沒有在中國、韓國及其他亞洲戰場上戰敗，而只是被美國打敗，那又何必真誠地向亞洲人民認錯道歉？這個立場，恰恰反映出一種被扭曲的「勝利者正義」，而隱含其中的正是日本自福澤諭吉以來諸如「脫亞入歐」、「最優秀的黃種人」、「榮譽白人」等種種對西方人自卑、對亞洲人自大的心理情結。幾年前，一艘日本漁船遭美艦撞沉，於是日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美方道歉，彷彿深怕「榮譽白人」的身份認同遭到否定，深怕自己被揭露為「半文明半野蠻」的「亞洲人」。但另一方面，文部省近年來卻又一再給教科書商施壓，要求他們漂白或刪除教科書中有關慰安婦的敘述。這裏的問題不僅是慰安婦是否出於自願的問題，而是背後那整套極為扭曲的種族主義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若非中共迅速取得中國政權，美國應該會徹底清洗日本的軍國主義建制及其象徵，或甚至摧毀天皇制。但事實上，美方高層早在1942年即決定在戰後繼續維持天皇制，也就是把日本天皇當成溥儀，將日本變成美帝在東亞的「滿洲國」。此後隨着東亞冷戰脈絡的形成，以及美國的鼎力扶持，日本得以擺脫絕大部分戰爭責任和賠償責任。國共內戰、東亞冷戰使得日本兩邊得利：先有美蔣政權的以德報怨，後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以德報怨，而鄧小平後來又重申了過去就讓它過去之對日立場。

美國對日本的大力扶植，當然不僅限於戰爭賠償、軍事保護等問題而已。前面提到的「脫亞入歐」等意識形態，美國不但不反對，甚至還變相鼓

勵。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之所以把日本列為外於東亞的獨特文明，與此當然不無關係。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 (Richard L. Armitage) 把日本形容成「東亞的英國」，也絲毫不讓人意外，因為美國早就如此看待日本。在美帝的算盤裏，縱容日本持續以種族歧視心態面對亞洲國家，完全符合美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利益。

事實上，戰後初期由美國所塑造出來的、強加於戰敗國日本的那套二戰史觀，一直潛藏着很大的曖昧性。按照那套所謂的「東京裁判」或「太平洋戰爭」史觀，日本錯誤地發動了侵略戰爭，但那是因為一小撮軍國主義份子欺瞞了天皇和平民百姓。因此，日方得以將之詮釋為：天皇沒有責任，被捲入戰爭的軍人也沒有責任，而皇軍保國衛民的行動更是極為光榮之舉。這是美帝所首肯的一套歷史論述，因為其既不挑戰天皇制，也保留了足夠的國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養份，使美國得以藉此打造出一個保守的親美反共政權。

前述之二戰史觀，主要是針對1941年後日軍與西方國家的戰事而發的，因此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色彩。它究竟是否適用於從1931到1945年間在中國及其他亞洲戰場上所發生的戰事，其實向來是一大疑問。在不少日本論者的口中，「太平洋戰爭」指的是那些必須向美國、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認錯道歉的部分，而不包括許多亞洲國家所指認的侵略戰爭。換句話說，戰後日本政府是否曾經真心誠意地承認「侵略」過中國、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向來值得懷疑；而蔣毛周鄧曾經「姑息」前述之二戰史觀，也是不爭的事實。

和不少西方社會相類似，60年代末日本的社會騷動刺激出兩股互相敵對的反體制力量。這兩股力量分別從

不同的角度，向美國強加於日本的東京裁判史觀提出挑戰。自60年代末起，日本極右派人士展開了美化「大東亞共榮圈」的社會運動，並提出一套肯定「大東亞戰爭」的修正主義史觀，積極肯定日軍為「解放」東亞人民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與此同時，非右、反右的日本自由派與新左派人士也開始挑戰「只有一小撮軍國主義份子必須為二戰負責」的東京裁判史觀，並積極挖掘日軍侵略中國及亞洲的史實。這類進步的公民社會輿論自70年代起逐漸抬頭，遂使得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慰安婦、二戰工奴等問題漸受重視，而日本的自由派媒體《朝日新聞》也為此做出了一定貢獻。

90年代上半期，自民黨因內部分裂而下台，使得日本戰後的「五五體制」一度陷入危機。1993年8月非自民黨的聯合內閣成立後，首相細川護熙明白表示：日軍確實在亞洲發動了「侵略戰爭」。1995年8月15日，社會黨出身的首相村山富市更明確指出：「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為亞洲人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痛苦。」村山的這個說法，稱得上是戰後日本歷任首相最有誠意的一次公開道歉。大約與此同時，日本國內關於二戰的進步言論與行動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潮，並使得「慰安婦」終於出現在所有1997年版的初級中學教科書。當時，除了來自於亞洲人民的控訴與索償行動外，美國司法部亦將十幾名涉嫌負責慰安婦體制、七三一細菌實驗等反人道行徑者，列入其限制入境之黑名單。

但日本右翼立刻展開了反撲。在自民黨議員的強烈反對下，村山所推動的一份正式向亞洲各國道歉的決議文，遭到了大幅修改，使得其原欲承認「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的立意盡

失。在自民黨重新執政的1996年，以電氣通信大學名譽教授西尾幹二、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為核心的「新歷史教科書會」宣布成立，並得到財力雄厚的富士產經集團的大力支持。近幾年來，這個「漂白（二戰）歷史」運動像雪球般愈滾愈大，不僅反映出日本政治加速右傾化之趨勢，甚至可說是日本右翼鷹派國族復興運動的指路明燈。在中韓兩國引起相當大爭議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正是由「新歷史教科書會」執筆，由富士產經集團旗下的扶桑社出版。

國族主義是一種帶有強烈種族主義傾向的世俗宗教，雖然缺乏思想深度，但卻很容易打動人心。作為日本右翼鷹派國族復興運動的理論先鋒，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人的論點其實相當簡單，亦即：如果日本人無法對自己的歷史感到驕傲，如果日本人持續活在「自虐」史觀之中，如果日本人相信自己的祖先是殺人魔或強姦犯，那就注定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的國族，無法擁有一個正常的國家。因此，「新歷史教科書會」除了改寫中學歷史教科書外，還出版了《國民的歷史》、《國民的道德》、《國民的思想》、《國民的教育》、《國民的文明史》等一系列「國民」叢書。出版這些書籍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為了培養日本「國民」的「愛國」情操，為了召喚他們重回日本「國族」的懷抱，為了讓他們對「國族歷史」感到光榮與驕傲，為了讓他們更「愛日本」，而為了達成這些「崇高」的目的，漂白（或略過）日軍二戰罪行被認為是必要的。漂白（或略過）的方式不一而足，例如：慰安婦是自願的職業妓女、無所謂南京大屠殺（充其量只有「南京事件」）、大東亞戰爭是正義之戰等等。

自2001年小泉上台後，日本右翼鷹派的國族復興運動可謂蒸蒸日上。看在亞洲鄰國的眼裏，日本正在不斷漂白日軍侵略亞洲的歷史，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則是對軍國主義表示肯定。但對日本右翼政客來說，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振興日本國族主義，是為了表示尊崇「日本的傳統」，是為了「國家的正常化」；至於鄰國所謂的漂白歷史行動，則是日本提倡愛國主義、打造愛國國民的「家務事」；中國和韓國之所以強烈反彈，不過是想要藉「歷史牌」從日本榨取好處或讓步。當然，日本右翼鷹派不會不了解「漂白歷史」勢難見容於中國、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但鷹派之所以為鷹派，正是因為他們擺明想要藉鄰國（尤其是中國）的反日情緒來壯大日本的國族復興運動。靠仇恨養仇恨，靠別人的國族主義來養大自己的國族主義，正是此種右翼鷹派路線的典型政治手段。

沒有美帝的鼎力支持，日本的國族復興運動當然不可能搞得那麼大。80年代末，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前，石原慎太郎曾出書揶揄美國勢力的衰敗。到了90年代末，右翼鷹派既知日本無法超越美國，旁邊又有一個逐漸崛起的龐然大物，於是愈來愈認命於扮演「英國在東亞」或「美帝滿州國」的角色。小布什(George W. Bush)上台後，美國新保守派積極鼓勵日本朝向「正常國家」發展，以分擔世界警察龐大的軍警任務；儘管戰後日本和平憲法的第九條尚未被廢除或修改，但幾已名存實亡，剩下的只是何時正式壽終正寢的問題。為了早點讓日本自衛隊變成日軍、讓日軍加入美警大隊，美國政府對於日本的國族復興運動又怎會表示反對？

過去，日本軍國主義曾與美國為敵。如今，正如小泉的個人風格所顯示，「親美」與「國族復興」已逐漸達成辯證的統一。漂白侵略中國和亞洲的史實，以及公式的靖國神社參拜，其實可以說是日本再次確認其與美帝之間領養關係的表徵。若非美國政府及輿論界（包括號稱自由派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撐腰，我們很難想像日本右翼竟會義無反顧地走上這條漂白歷史、踐踏東亞人民尊嚴的「國家(不)正常化」道路。在戰後德國，類似於日本「新歷史教科書會」的言行，恐將構成所謂的Holocaust denial而必須法辦。但在今天的日本，漂白(或略過)二戰歷史卻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並獲得美帝的由衷祝福。

### 日本並非鐵板一塊

但日本不是一塊鐵板，有良知的日本人所在多有。若非戰後日本社會對於愛國主義已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力，日本右翼鷹派又何必汲汲營營於篡改歷史？想要篡改歷史，不正是一種心虛的表現？

今天，倘若中國政府以國族主義、愛國主義進行戰爭動員，來自於中國社會的抵抗力度恐怕不會太大。但假使日本右翼鷹派即將發動另一次大東亞戰爭，則勢必遭遇來自於公民社會的良心拒絕運動。時至今日，日本中學教師仍不斷抵抗來自於中央及地方政府、要求中學生唱國歌升國旗的政治和法律壓力。正因如此，日本右翼鷹派想盡辦法要替下一代洗腦，想要把他們重新塞回「國族」、「愛國」、「國民」、「皇民」的精神牢籠。

日本右翼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雖已兩度(2001年、2005年)通過文部省審核，但直到目前為止，使用這本教科書的學校仍不到百分之一。反對漂白日軍侵華罪行，其實是日本教師協會的一貫立場，至今仍是如此。我們不難了解，在近年來日本政治生態急速右傾的情況下，這些公民社會的進步力量愈來愈顯得勢單力孤。他們也許抵制得了一本教科書，卻很難有效阻擋文部省「切香腸」式的竄改歷史策略，很難有效逆轉日本教科書趨於反動的普遍傾向。此外，在富士產經等大集團的支持下，就算右翼鷹派無法馬上突破日本教師的教科書防線，同樣或類似的書籍仍可以在一般書店裏熱賣。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不該把「日本」和「日本人」當成一塊鐵板來反，因為那種立場只會雪上加霜，只會讓有良知、有反省能力的一群人更難以立足於日本社會，也只會讓日本右翼鷹派的反動書籍大賣特賣。

今天，動輒指着日本年輕人的鼻子要他們為(曾)祖父輩所幹下的壞事「認罪」，或要他們帶着「原罪」去和中國及東亞人民交往，很可能只會適得其反，只會讓他們深感倍受中國威脅，並使得日本右翼鷹派政客(從今天的小泉純一郎到未來的安倍晉三)抗中親美的政治路線獲得更廣泛支持。要矯治日本年輕一代或重或輕的「戰爭失憶」症狀，唯有透過中日之間持續不懈的交往與對話才有可能逐漸達成。即使是現今在反動勢力籠罩之下的日本，進步的、和平的、追求普世正義的社會力量都依然存在，而他們需要的正是來自於中國及其他東亞各國進步社會力量的肯定與支持。

面對日本右翼鷹派的國族復興運動，中國人民理當採取堅定的反對立

場，但或可考慮改採以下之說法與做法：「中國人民期望同日本人民達成歷史性的和解，攜手共創東亞的和平與繁榮。對於日本人民為中國經濟發展所做之貢獻，我們心存感謝。對於二戰末期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所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我們深感遺憾，並感同身受。我們不贊同以戰爭解決爭端，更不贊同戰爭中的反人道作為。我們盼望日本人民能從戰後德國經驗中汲取啟示，切莫刻意掩飾日軍過去為中國及其他東亞人民所帶來的極大苦難。因為唯有當東亞人民都牢記戰爭的教訓，都能夠平等相待，這個地區才有可能從此擺脫戰爭，才有可能獲致永久和平。」

歸根究柢，在國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下聲討日本的戰爭責任與戰爭失憶，其實是很有問題的，因為這將把一個具有普世意義與進步意義的課題框限於「中國vs.日本」的國族對峙，而這個狹隘框架既不利於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不利於東亞共同體的開創，也明顯地不利於中國的政治進步。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日本」或「日本人」，而在於國族打造運動對歷史記憶／失憶的操弄、對戰爭罪行的掩飾、對種族歧視的鼓勵、對人羣的粗暴分類、對普世價值的打壓、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性尊嚴的踐踏等等。這些似曾相識的罪惡，又豈是日本右翼鷹派的專利？

**陳宜中** 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蔡孟翰** 日本同志社大學技術・企業・國際競爭力研究所卓越計劃特別研究員